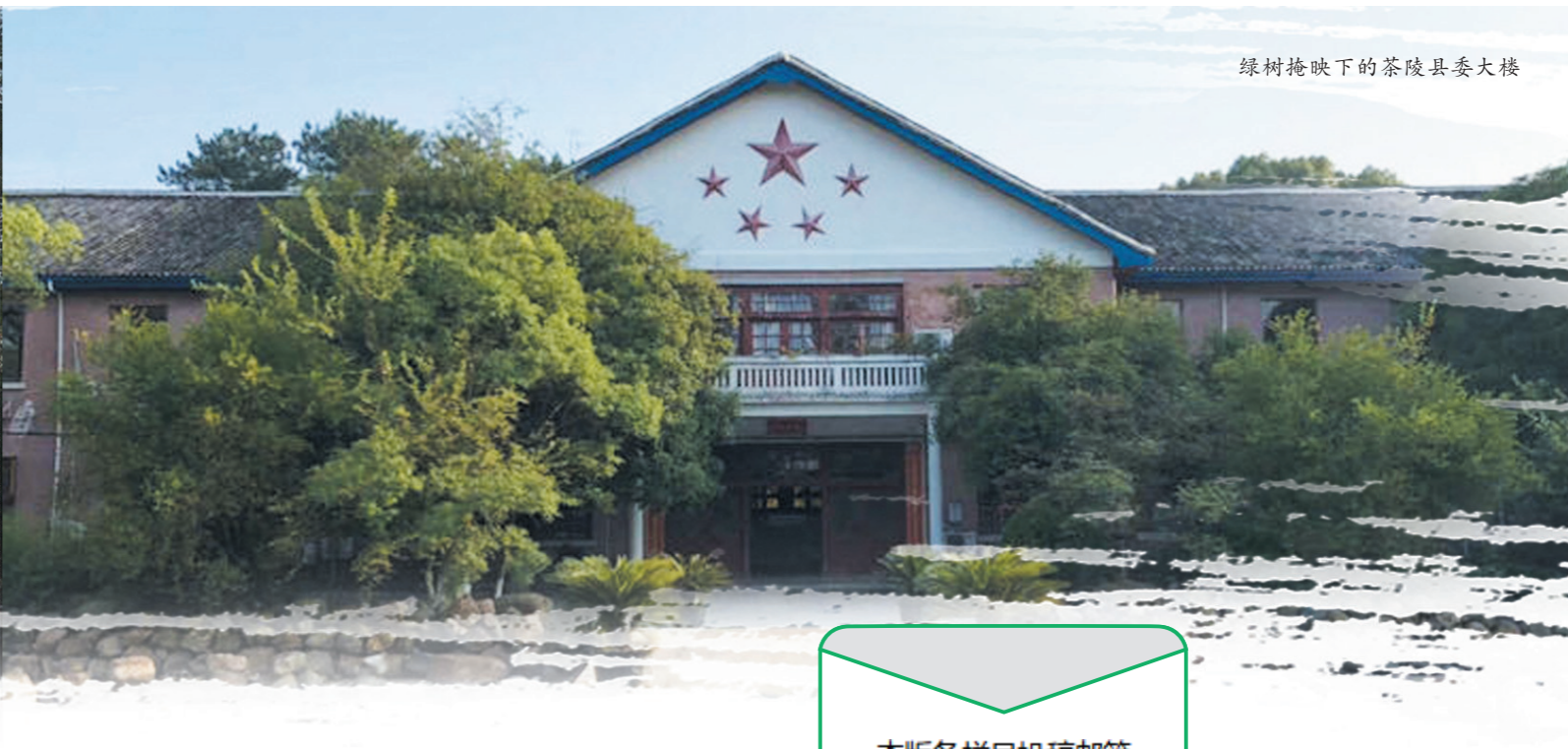




常委楼，毛泽东同志曾在此住过一晚



绿树掩映下的茶陵县委大楼



## 灯光球场的难忘岁月

文/何平 图/张子秋



株冶退休职工在打乒乓球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，业余文化生活还不是非常丰富，唯一能够引起我外出凑热闹，便是株冶厂灯光球场的球类比赛活动。

每当有赛事活动，株冶汽车站的大喇叭就会播放赛事通知。我那时在株冶汽车站对面不远处开了家和工艺品广告公司，听到通知后就会按时去看球赛。

株冶灯光球场就在如今清水塘街道沈家湾社区后面，一个能坐上万人看比赛的球场，几十年后使用频率仍然很高！只是冶炼厂搬走后，篮球、排球比赛少了，但株冶的退休老职工大多还住在株冶生活区，他们的孙子孙女还在附近学校读书。学生们经常在这里打球，老人们也在旁边打乒乓球、门球。沈家湾社区有些大型公益活动、文体娱乐活动也会在灯光球场举行。

我记得当年株冶工会组织球类比赛活动，很多时候都是厂工会办公室主任郭志忠与我联系，标语、标识、球衣印字、队旗、队牌制作等业务，就连球场正面围墙上“发展体育运动，增强人民体质”的大型镀锌板烤漆字，也是我们公司制作安装的。前年去球场教孩子学骑自行车，我看到墙上的字还完好无损。只是红色已经变成了白色，但字是立体的，加涂一遍红油漆很容易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如今墙上的字依然十分醒目。

当年四十岁左右的我，已经是一个拥有二十名员工、近四百平方经营场地的广告公司老板，当时在石峰区同行业中，我们规模是最大的。因为当时清水塘厂矿企业多，含地方政府、社区、学校等，我们的业务单位多达三百多家。平常工作比较忙，但工余时间我就爱看篮球、排球这些有力量，能彰显拼搏精神的球类比赛。看到篮球进球，排球得分，我们会大喊“好球！株冶必胜！”像个十足的球迷和拉拉队员。

公司员工大多是我从岳阳华容老家和益阳亲戚家招聘过来的，他们和我的关系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我去看球赛一定会带上他们。加上株冶是我的业务单位，他们的球队就像我们的球队一样，他们进球了，得分了，我们叫好、欢呼的声音会更大！到后来灯光球场只要有比赛活动，株冶工会的朋友就会通知我们去看观众和拉拉队员。

我们从岳阳来株冶三十二年了，直接和间接带来了190多人，在株洲市买了60多套房。现在这些亲友还在不断发展壮大，要是再组成一支球队拉拉队，那声势就会更可观。只是清水塘厂矿企业都搬走了，灯光球场很少有成年人举行的球类比赛了。如果株冶市厂BA能够下社区搞表演赛，清水塘地区还有很多球场可以免费使用，群众体育活动基础还在，我们这些人都进入了老年，但当拉拉队员仍然还是可以胜任的。

当年风华正茂的郭主任升任厂团委书记后，曾委托我们公司作为株洲市团委制作的一批学雷锋宣传标语牌，我们一清早就装车，从清水塘出发，七点多送到一桥。当我们把标语牌卸下放到桥两边栏杆下摆好，我打电话给当时的团委书记黄兰香，她准时赶到桥上查看标语牌制作安装情况，她看了我们的设计图和整体摆放效果很满意。她和我们一一握手说：“辛苦你们了！这么早就给我送来了，你们做得很漂亮！但桥上风大，安装一定要牢实，千万不能掉下来。”我向她表示：“我们用最好的材料安装，保证万无一失！”她微笑着说：“好！辛苦你们了。”

自株冶冶炼厂关停搬迁后，我与郭书记也没有了联系，不知道他现在何处。到了退休年龄后，我也把公司交给儿子经营，现在待在家里过着清闲的养老生活，但过去的美好时光仍像电影一般，时常在我脑海中回放。

### 征稿启事

“厂BA”火热开赛，全城热情被点燃的同时，也让不少株洲市民陷入对曾经火热的株洲厂矿群众体育运动的“回忆杀”之中。

株洲是一座有着悠久工业历史的城市，工业文化深植于城市的血脉。株洲也是一座热爱体育的城市，这里走出过十多位奥运项目世界冠军。

籍今天“厂BA”之盛况，本版特推出“热血株洲：重温厂矿体育的辉煌岁月”的系列专栏，诚邀各位曾亲历过株洲厂矿群众体育运动红火岁月的读者朋友们，提笔写下记忆中的与株洲厂矿体育相关的种种。来稿请发送邮件至 zzrbsq@163.com，有图片更好，期待与您分享您心中的那段激情岁月。

# 县委大院，那些永难忘怀的记忆

李艳丽

## 地名记忆

茶陵县委大院于我，就像远嫁的女儿梦里时常思念的故乡。那些点点滴滴，恍如昨日，回味无穷，满满的甜蜜和幸福。记忆中的大院干净整洁，春意盎然，绿树成荫，成熟的果实发出诱人的香味；幽静的小道四通八达，简陋的办公楼里，是恭谦有礼的工作人员。高大的黄色牌坊上，“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”的大字铿锵有力，红色草书“茶陵县革命委员会”则彰显出政府行政机关的庄严。

遥想几十年前，这条直通大院的柏油路那么长，路口露天古井的水清澈见底，路边稀疏的水柳和苦楝尽显沧桑；马路下面，有高低不平的水田，进入大院有个斜坡，坡顶矗立着两层楼高的石拱门，拱门上方是黄色牌坊，下面则是暗红色油漆的大木门。这亘古不变的场景，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
### ★红色印记

县委大院的红色印记无处不在。跨进“红门”，天明地净，豁然开朗。一幢幢有着年代感的“红房子”，掩映在绿色的“丛林”中。统一的砖瓦构造，红墙黑瓦，中式风格，木制门窗、扶手楼梯和地板，门窗是清一色的香黄。往前80米处，是三幢两层木制楼房，中间一幢带双翼，门厅上三角形屋檐下闪烁着五颗红星；左右各有一幢小楼，正中央曾有一座约五米高、4米宽的石碑，四面是标语和题字，周围还有浮雕；只可惜那时识字少，竟然对“草书”的字和图案无甚印象。

县委大院最“著名”的景点当属常委楼。这幢楼在进大院约500米处，走过一段安静的竹林，在古樟掩映，绿荫茂盛处，有一幢两层楼的红房子。它不光有前苏式建筑式样，同时，也因毛主席1965年住在此地而“闻名”，参观者络绎不绝。该房古朴端庄，红色系的砖和门窗，间或穿插白色的线条，配以青黑色的瓦片，给人以沉稳的暖色调。两侧的房屋布局纳入时尚元素，整个房间一面墙体呈半圆形。大楼门前是毛主席语录，“发扬革命传统，争取更大光荣”；前坪有两块大幅宣传标语墙，一边是“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”，另一边是“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”。每每走过这里，不由得肃然起敬，激动和自豪在心底翻涌。

### ★园林风光

县委大院的园林风光让人陶醉。县委大院素有“美丽园林”之称。紧靠门卫的两株老桂花树，树干粗壮，树冠如巨伞，枝叶茂密，像两个守护的将军。金秋时节，一株开出淡黄色花，另一株则开满黄色花；香气四溢，引得蜂蝶萦绕，一批又一批的观赏者流连忘返。几十年前，工作人员坚持园林绿化管理理念，把办公区和住宿区隔开，以环院马路为主线，在房屋、道路、办公大楼间科学布局公共设施、园林景观。主干道是黑色柏油路，约两车宽，仅通向办公楼；小道0.6米宽，蜿蜒向绿色深处。

放眼四周，古朴的砖木房、砖砌的小径、苍翠的老树、大片的果林，错落有致地排列。道路两旁，修剪齐整的茶树叶茶翠欲滴，清香缕缕袭来。初春乍到，新叶纷纷吐蕊，工作人员采摘春茶，经过萎凋、做青、炒青、揉捻、干燥等工序，制作出纯天然的“清茶”。在茶叶树筑成的篱笆内，是成片的果树，柑橘、桃梨、葡萄、板栗……

### ★那时生活

县委大院的生活是快乐有趣的。工作在县委大院，自带严谨的作风。但凡有孩子的地方依然生动活泼，那些趣事趣事，亦是难忘。一个小伙伴曾指着拱门牌坊上的字，读成“茶陵县革(革)命委员会”，被叔叔伯伯们要“抓住关起来”，“仓皇出逃”当笑料。我们也曾当过“小飞贼”——夏天的中午，溜到葡萄架下摘葡萄，躲进茶叶树下捡茶籽；金秋十月，摘了最甜的柑橘炫耀；大院后面的板栗园，也让我们惦记着。高高的板栗树上，一只只干黄的毛球裂开了嘴，褐色浑圆的栗子，不时从空中划着优美的弧线落下，小伙伴追逐着，此起彼伏的叫声回荡在森林中。

县委大院对我的影响是深刻的，那严谨的作风，那红色的记忆，那温暖的色彩，都是我原生家庭的礼教，耳濡目染其中，养成性情内敛、从容沉稳的品格。

几十年过去，还是繁华的步行街，现代化气息的马路两旁，高楼鳞次栉比，车水马龙，一派欣欣向荣。县委大院从容变幻，假山鱼池，亭台楼阁，尽显江南园林之韵；竹林翻涌，花草茂盛，烘托古朴淡雅之气，是湘东最美大院，也是我心中永远的大院。



县委大院一景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zzrbsq@163.com

旧事

## 掉落的兰花根

谭圣林

童年的记忆中，爷爷是村里红白喜事酒席上的老厨师，除了掌勺炒肉上蒸笼做十碗荤菜在行，装果盘当茶点的兰花根也做得绝顶。

爷爷做兰花根讲究点排场，一定得取下一块新门板，架在两条高凳上当案板，才能摆开架势架场。若是主人家的门板被柴火烟子熏得黑咕隆咚，爷爷会用菜刀狠狠地刮下一层木屑。做其他点心用过的粘米粉和精面粉也要全部清光，因为做兰花根选用的是纯糯米粉，排他性极强，不能夹杂其他任何粉子，否则下锅油炸时，会放冲天炮一样四处溅油。

一张糖，兑水，成团，揉匀，擀薄，一张张约莫一公分厚的粉皮，在爷爷手下出落得溜光粉嫩。改刀时，爷爷会把磨得锋利放光的菜刀两面涂上山茶油，左手手指聚拢压稳粉皮，随着右手快速刀起刀落，左手均匀地后移，一根根细料如同经过模具量身定做一般，绝无一丝差异。

待柴火烧得大半锅山茶油飘出丝丝烟时，爷爷用铁丝捞子装满散开的兰花根料，探入锅底，霎时滚滚翻腾，热油泛起浪花打圈，直看得灶膛边热闹的小屁孩吞口水。

出锅的兰花根一副富态相，圆滚滚，胖乎乎，金黄锃亮，倒在盆子里索索作响，贪嘴的好吃鬼，早已经挂上一根，入口碎化，甜滋滋，松脆脆，香满嘴。

转眼爷爷70多岁了，视力越来越模糊，大锅大铲拎得清，细毛细线却难以拿捏。每次做兰花根，他只能站在案板头吆喝年轻人，看起来二两轻功夫，做柴粘却要使劲，后生子要么是手指头切掉皮，要么是油炸过火有糊味。遇到手劲太生猛的，把兰花根弄得掉落在地上，爷爷会一本正经地摆摆谱说，一粒粮食一滴汗，一根兰花根半碗饭，还不赶快捡起来。

每次爷爷帮忙料理完酒席，总会带回一包主人家奉送的兰花根回礼包，顺手搁在他的碗柜里。那准他出去忙活，我和叔叔家的两个小孩大林、小林3人闻香而动，先下手为强。为了不让爷爷发觉被偷吃过，3人约定，每人只准拿一根，多拿了，会被骂作是贼古精，下次半根都没得吃。

爷爷回来，解开礼包油纸，一眼瞅出端倪，嘟囔一句“这几个鬼崽子，贼精鬼样的”，然后朝我们几个玩打纸牌游戏的小伙伴喊一声：“吃兰花根罗！”我们几乎是飞奔到，一人分一把，兜在口袋里，如获珍宝。

读初中寄宿，学校食堂统一蒸饭，学生自己带菜。大多数同学菜瓶子里装着的或多或少有些诱人的腊肉腊鱼，我带的要么是硬如铁砂的豆子，要么是涩涩无油的酸菜，一个星期连着吃一样干菜，胃里发慌，痒如虫钻。

一个周末，还在回家路上就听说，上屋场老斗古家里办了结婚酒，爷爷肯定出马，会带回一包久违的兰花根打牙祭。

谁知到了傍晚，爷爷只拿出空瘪瘪的半包，我们每人只分得区三五根。我有些失望，转身一看，大林小林口袋里鼓囊囊的。我顿时明白了，爷爷居然偏心，让他们两个赶在我回家之前分去了半包。

地上掉了兰花根。小林喊了一句，不知是谁刚才手忙脚乱，再掉了一根。爷爷蹲下身子，伸手摸了摸，捡起兰花根。我一看，兰花根上沾了一层黑乎乎的污渍。屋里光线昏暗，爷爷看不大清，沾着兰花根就往嘴里塞。

06  
株洲日报

# 时光

千金药业  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湘药

2023年7月12日  
星期三  
责任编辑：郭亮  
美术编辑：左骏  
校对：杨卓